

眾文化叢書

民族解放與哲學

大眾文化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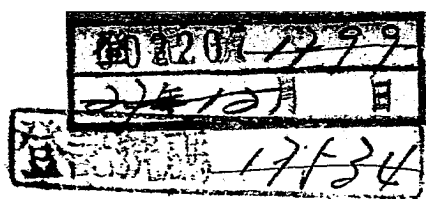
第一輯第二十四種

民族解放與哲學

艾思奇著

B02/4664

+21/4704



目次

第一章 幾個基本問題……………一

1 用得着學哲學嗎……………一

2 三個問題……………三

3 什麼是正確的哲學呢……………七

4 哲學只在實踐中才會發展……………一一

第二章 唯物論和民族解放運動……………一六

1 唯物論的原則……………一六

2 反唯物論的種種傾向……………二〇

3 機械唯物論的偏向……………二八

第二章 唯物辯證法和民族解放運動……………二七

1 對立統一法則和聯合戰綫……………三七

2 質量互變律與民族解放運動……………五二

3 否定之否定和民族解放運動……………五七

4 結語……………六三

802/4404

TZV/4744



民族解放和哲學

第一章 幾個基本問題

(一)用得着學哲學嗎？

哲學是有它的時代任務的。每一個時代的每一派哲學，都有一定的人們的行動做它的基礎。它配合着這些人們的實踐步調，發生着一定的作用。明白地站在大衆立場上的前進哲學，把「改變世界」和推進社會的問題，當做主要的研究課題，這自然是具有着最高的實踐性，盡着最大的時代任務的。同時，就是那空理論的書齋哲學，它玩弄着文字和公式的魔



術，使人們從現實離開，把心思空費在名詞術語的推敲上，這樣的哲學，在它的麻醉性上也未嘗沒有一定的社會作用，不同的只是：這種作用是有毒的，是我們所要嚴防的吧了。

我們現在所當面的最大的實踐問題，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在目前階段，民族危機更達到了生死存亡的最緊要的關頭，解放運動已發展到非來一個廣泛的武裝抗爭不可了。凡是不願出賣民族的生存權的人，都不能不把一切活動集中在這一個抗爭運動的推進和開展上。哲學在這時候，應該和這運動聯繫起來，擔負起一部分的任務。它應該在文化的戰線上進行它的戰鬪。它應該對於救亡的戰術和策略問題有正確的鑽研和指示，它應該檢討和擊破一切歪曲的有意或無意的漢奸理論。

常常有人懷疑：我們用得着學哲學嗎？在這要「加緊做」的時期，我們爲什麼要把精神耗費到理論的研究上？是的，如果一種哲學會空空地消耗了我們大衆的精神力，我們的大衆就應該把它拋棄；如果這哲學不能擔負起救亡的任務，在救亡運動中的實踐者當然應該極力排斥它，防範它，甚至於要擊破它，使得它的毒害不至於散佈開來。但這只是指那空理論的有麻醉性的哲學，真正的進步的哲學，我們仍是可以學的，並且，爲着我們的實踐的利益，我們還是非學它不可的。

爲什麼我們要非學哲學不可呢？因爲在我們的救亡運動上，有

(一)三個問題

需要哲學幫着解決，所謂三個問題：

第一是把握正確的世界觀的問題。我們相信，每一個參加救亡運動的人，都有着一個起碼的認識：即敵人的侵略，已經到了全然不能容忍的地步了。容忍，就等於走向死滅，只有起來抗爭，才是唯一的活路。但單單這一點起碼的認識，是很不夠的。這只是看見了眼前最明顯的事實，這事實把我們抗敵救亡的熱情鼓舞起來，卻不一定能夠給我們的前進指示正確的路途。這事實使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團結到一條戰線上，卻還不能夠告訴我們怎樣去應戰。我們需要對過去和將來的民族運動發展過程有一個正確的評價和估量，爲什麼中國所受的一切屈辱會達到目前的狀態？將來發展的可能前途又是怎樣的？要看清楚了客觀現實裏所橫在着的道路，我們才能够一直沒有錯誤地走上去。這一條道路的認識的問題，就是一個世

界觀的問題。把握到了正確的世界觀，才能够正確地認識民族運動發展的道路，（雖然同時我們也要在經濟政治等等方面作具體的研究）這一個正確的世界觀，是要從哲學的鑽研裏去獲得的。

第二是方法論的問題。怎樣才能夠獲得正確的認識呢？我們在抗爭運動中時時刻刻要遭遇到許多困難的問題，我們將怎樣去解決它呢？這是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對於現實的正確認識，對於問題的正確解決，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得到的，這需要正確的方法。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方法，和尚道士可以用陰陽五行的方法來解釋中國民族的危機，說這是「天命」，是「氣數」，是「劫難」，要免除這危機，只好等待氣運回轉，或者祈禱天神，求得「和平」。這是他們的認識和解決，然而誰都知道這決不是正確

的認識和解決。其所以會不正確的緣故，是在他們的方法裏就有着根源的。要能夠把握到正確的方法，對於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才不會走到錯誤的道路上，而這正確的方法，又是要在正確的哲學裏去找的。

第三是理論鬭爭的問題。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線上，我們是必然要遭受到漢奸的襲擊和破壞的，漢奸的襲擊和破壞，並不僅僅限於用武力來實行強壓，他們也製造出他們自己的理論，宣揚着他們對於民族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方法，想用說服的方式來麻醉我們的大眾。各式各樣的漢奸，會用各式各樣的理論來施行他們的欺騙，他們常常有許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包含着哲學的意味，他們利用孔子，「王道」，也利用佛學的教義。也有的人，雖然並不是明白的漢奸，卻向我們宣傳忍讓主義，不抵抗主義，更

有的人，雖然明知道中國民族除了抗爭以外沒有第二條出路了，然而懷疑、動搖，對於救亡統一戰線的力量不能夠相信；這一切的人，他們的言論或理論，都包含着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並且是以它為基礎的。他們的言論和理論的錯誤，在這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錯誤上就找得到根源。因此，當我們要和他們的理論進行爭鬪，要暴露他們的錯誤和欺騙，或糾正他們的動搖和懷疑的時候，正確的哲學，就成爲我們最需要的東西了。

正確的哲學，是正確的世界觀，正確的方法論，同時又是理論鬪爭的利器。

(二) 什麼是正確的哲學呢？

我們要把哲學的研究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實踐任務聯繫起來，在民族運

動的現狀和前途的認識上，在戰術和策略的問題上，在理論鬭爭及其他一切困難問題上，我們都需要把正確的哲學理論貫徹起來。所謂正確的哲學，直接了當地說，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哲學，它是新哲學，因為

第一，它是全世界哲學史上發展的最高成果。它批判地包攝了過去一切哲學家所供獻的最積極的東西和精華，而除去了它們的毒害和渣滓；第二，它是跟着現代最前進的人們的實踐活動而發展起來的，這些人們在近代歷史舞臺上幾十年的鬭爭經驗，構成了它的理論的內容，使它成爲無比的具體的現實的真理；第三，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辯證法唯物論哲學的「試金石」，自然科學界新發見的不斷的出現，也不斷地證明着新哲學的真理性。西洋的別的哲學，常常只是建築在一種新發見上的，因此，當

另一種新發見又出現的時候，就被打倒了。辯證法唯物論卻相反，每一種新發見都成爲它的新的確證，都把它真理更加擡高起來，使它本身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這樣，辯證法唯物論是最前進的新哲學，是最高的實踐的真理，在民族解放運動的實踐上我們必須把它當做唯一正確的指導理論來把握，這是毫無疑義的。這一個哲學是唯物論哲學，因此它要反對一切的觀念論；這一個哲學又是辯證法的哲學，因此它要和一切形而上學和機械唯物論鬭爭。當我們把它運用到民族解放的實踐問題上來的時候，我們也當然要嚴防着觀念論，形而上學，以及機械唯物論等等的歪曲傾向。

在民族抗敵聯合戰術之下，我們是可以，而且也應該容許各黨各派來

參加我們的陣線的。在這樣的一個戰線之下，各黨各派他們自己所帶來的各種各樣的哲學，各種各樣的理論，我們也不能，而且也無法絕對加以排斥。聯合戰線是各黨各派在同一的目標和策略之下的共同行動，在不妨害這共同的目標和策略的範圍之內，我們的戰友中間不應該引起無意義的紛爭，所以，離開了實踐問題的空理論的爭鬪，我們是要盡可能地避免的。但要注意的地，不正確的哲學理論，常常會把我們的隊伍引到錯誤的道路上，理論錯誤的戰友，在主觀上即使願意堅強地站在我們的戰線上，然而錯誤的理論在客觀上會使他們不了解正確的策略和戰術，會使他們走向目標去的道路弄錯，因此也就常常會被敵人所利用。我們對敵人的欺騙的理論固然要無情地給與打擊，而對於戰友的迷途尤其要加以善意的警戒。我

們雖然不應該在空理論上大家引起學究式的紛爭，但在戰術和策略的問題上，我們要時時刻刻給他們友誼的警告和友誼的辯論，當然，在這中間，就得要貫徹我們的正確的理論。

(四) 哲學只在實踐中才會發展

站在戰術和策略的問題上實行辯論，而不必作「純理論」的論爭；這是我們在民族抗敵聯合戰線上應該遵守的原則。自然，策略的問題也就是理論的問題，如果因為不作「純理論」鬭爭，就以爲這是要取消理論鬭爭，那是絕大的錯誤。我們的要求只是，一切理論鬭爭都必得要充分地實踐聯繫起來，對於每一個理論的論爭，我們都得要顧慮到它在戰線和策略上的影響和作用。我們是要以實踐作爲理論的基礎，以戰術和策略的正確



性來檢證哲學理論的正確性。

新哲學本來是實踐的哲學。它的主要問題不是要「說明世界」，而是要「變革世界」。不是冒牌的新哲學，決不會把離開人們的實際行動的「純理論」作為研究對象，它要跟着人們的實踐的進步，而提起新的問題，而獲得新的內容。為什麼同是新哲學，會有伊里奇階段和馬恩階段的分別？為什麼我們可以說伊里奇階段上的新哲學是比馬恩階段上的更加發展了？答覆是：因為伊里奇階段的哲學是在新的歷史實踐中建立起來的。伊里奇處理了許許多多馬恩時代所沒有出現過或沒有明顯地遭遇過的變革世界的實際問題，才使新哲學取得了更新的，更具體的面貌而發展起來。新哲學的理論發展，不是「純理論」的發展，而是和實踐問題密切地結

合着的發展。

因此，我們把新哲學從屬在民族解放的實踐問題上來研究，並不會降低了新哲學的「純理論」性，反而是可以發展它的理論的。半殖民地解放鬥爭的實際經驗，一定有許多新的寶物，可以讓新的哲學去發掘的。我們一方面要用新哲學來幫忙解決民族解放運動中的「變革」的問題，另一方面，這些問題也就反過來幫着新哲學向前發展。在實踐問題的解決中，新哲學的理論不但不會降低，就是停止也不會。相反地，離開了人的行動問題，而以「純理論」或「純邏輯公式」來誇耀的「哲學者」，才是把新哲學阻止在公式主義上了。

新哲學是堅決地反對公式主義的，不管你是觀念論者也好，或是標榜

着新哲學的人也好，如果你以爲哲學所研究的只是「純理論公式」，如果你以爲有了這麼一套公式，就可以嵌到無論什麼實際問題上去，新哲學都認爲是極大的錯誤。不幸中國現在的「新物質論」者葉青，恰恰就是這一個錯誤的好例。掛着辯證法唯物論的招牌的他，就是把新哲學當做「純邏輯公式」來研究的。照他的意思，這一個「邏輯公式」是在馬恩的時代，甚至於是在更早的黑格爾身上就已經絕對地完成了，此後人們的研究，只是對於這公式的把握和展開。在這樣的錯誤觀點上的葉青，自然就不了解什麼是伊里奇階段，他把伊里奇階段加以曲解，以爲這只是馬恩的公式在政治戰術和策略上的應用，而抹殺了它在這階段上的發展。

現在我們不是要討論伊里奇階段的問題，因此對於這問題也不能再詳

述下去。但我們要證明：把哲學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結合起來，並不僅僅是死的公式的應用，而是同時有可能使新哲學在理論上發展起來的（雖然在這一個極小的冊子裏還不能使這可能性成爲現實性）。因此，我們也可以舉出伊里奇階段上的幾點發展的特徵，作爲我們的根據和例證，如：在伊里奇階段上，關於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的問題，矛盾的絕對性和統一的相對性的問題，理論的黨派性的問題，認識論辯證法和論理學的同性的問題等，都是把馬恩時代所未會發展的東西發展出來的，只要是認真讀過「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而不存心曲解的人，對於這一切都一定能够充分明白。

以下，我們就要依據着辯證法唯物論哲學的幾個根本原則和法則，從

世界觀，方法論，和理論鬭爭的三個問題上，儘着這小冊子的篇幅所能容許的程度，來對民族解放運動的實踐問題作一個概略的鑽研。

第二章 唯物論和民族解放運動

(一) 唯物論的原則

民族解放運動爲什麼在中國會發生的呢？民族救亡聯合戰線的號召爲什麼會被人提出來呢？這樣的「時勢」，是不是由於少數民族「英雄」或某種政治黨派的野心和鼓動，而憑空「造成」的呢？抑或是廣大民衆的客觀的要求呢？

當我們把哲學聯繫到民族解放問題上來研究的時候，以上的問題是首

先要答覆的。真理是在唯物論方面，抑或是在觀念論方面，就可以從這答覆裏得到一個判定。

如果這一個聯合戰線的運動真的僅僅是根源於少數人的野心或少數黨派的政策，和廣大民衆的客觀要求沒有關係；或者說；廣大民衆被號召到聯合戰線上來，是受了少數人或少數黨派的利用，那麼，觀念論的世界觀是可以勝利的。因爲這說明人的野心可以隨便左右客觀世界的運動，這說明意識可以決定存在，這說明觀念是世界的推動者甚至於主宰者。

現在全國的愛國運動已經高漲起來，這運動漸漸形成了一個反日反漢奸的聯合戰線，我們常常聽見漢奸之流對這運動拚命地造謠詆毀。他們說，這運動是某種黨派的少數人運動的，他們說，這愛國運動不是真正的

愛國運動，羣衆都是被少數人利用了，（甚至於胡適，對於學生運動也是這樣看法的。）這樣一來，他們就有理由可以來壓迫愛國運動，可以逮捕愛國學生，使愛國成爲罪狀。

這就是觀念論的一個榜樣，這樣的觀念論是不是真理呢？不是的！它只是欺騙，它是抹殺了全國廣大民衆自身的愛國要求，把愛國運動推到少數人的身上，它的結果是給出賣民衆利益的人得到一種口實，用這種口實去達到壓迫愛國運動的目的。我們要知道，觀念論常常是欺騙和壓迫的工具，這是在過去歷史上隨處都可以找到證明的。

現實的事實決不會替觀念論幫忙。如果不是喪心病狂，或受到侵略者豢養的人，看見了目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還能夠冷然地沒有一點自發的救

國的熱情麼？如果不是喪心病狂或受到侵略者豢養的人，你能够忍心說全國民衆的愛國運動不是他們自身的要求麼？全國的民衆難道都是木頭，在這樣殘暴的侵略之下，在不顧一切國際信義的華北增兵的事實之前，在無恥的武裝走私的經濟打擊之下，他們會一點痛癢，一點感覺也沒有麼？對於這些問題，誰都應該要答一個「不」字的！眼前全國愛國運動的高漲，民族意識的強化和普遍化，是由於民族危機進入了新的階段，是由於半殖民地的中國將要陷入全殖民地化，是由於敵人不單只要侵略中國，而且要獨吞中國，是由於大多數的民衆都明白：投降全是死路，只有抵抗才有方法圖存的緣故。是在這一切的事實基礎產生的。

這就證明了唯物論的原則：「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而是人的

社會存在決定他的意識。」民族意識的強化和普遍化，是中國民衆的艱苦危難的社會存在所決定的，不是任何少數人的意思可以左右的事。

是的，愛國運動的首先發動，是由比較少數的人或黨派開始，然後才普及到全國各地的。然而這並不是少數人能左右歷史。這少數人只是民族危機的最敏感者，他們首先意識到民衆所要意識的東西。正因為他們的號召和全國民衆的要求是一致的，才會得到廣汎的響應。沒有全國民衆本身的要求做基礎，那麼，任何英雄豪傑以至於神聖都沒有辦法推動起這全國的愛國運動。少數的人和黨派決不能左右歷史，而是歷史的要求在這少數人和黨派的身上首先爆發出來。

(二)反唯物論的種種傾向

唯物論是真理，唯物論的真理反映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上，是這樣表現着的：民族危機的現實，決定了中國民衆的民族抗爭意識。所謂民族危機的現實，是：一、敵人的瘋狂的侵略；二、在這侵略之下中國的各階層都感到了崩潰的威脅，中國的大多數人都走到了不抗爭即是屈服的地位，然而屈服卻是死路。三、中國的大衆於是都被逼着不能不走上聯合戰線的旗幟之下。聯合戰線的口號，是目前的民族抗敵意識的中心。聯合戰線的口號完全是客觀事實所決定的。

民族抗爭的意識的中心口號既是決定於客觀的事實。因此我們要了解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切問題，也必須要從具體事實出發。這就是說在方法論方面，我們也得要守着唯物論的原則，依據着現實的事實來研究這

些問題。

然而，單單依據事實，並不一定就是真正唯物論（即辯證唯物論）的方法論。有的人只抓着事物的表面，這不是唯物論的方法論，因為唯物論的方法論是要抓着事實的核心和本質。有的人只抓着片面的事實，這也不是真正的唯物論方法論，因為唯物論的方法論是要盡可能地抓着事實的一切方面。如果單只抓着事實的一面或表面，並且把它「硬化」、「誇大」了，那麼，不但不會是唯物論，反而會轉化成觀念論呢？

抓着片面的事實而忘記了事實的全體的方法，在一般庸俗的思想中是非常多的。它常常是誇大了這片面的事實，而把有全體意義的主要事實忽略了。譬如女人亡國論，看見民族危亡聲中還有人花天酒地，或者聽見愛

國學生要進舞場了，就拋開了民族敵人和漢奸不問，反而把大罪加在被生活逼迫而不能不出賣色相的女人身上，用性的關係來說明國家的問題。這不是觀念論是什麼？又譬如同是民族主義，有站在真正唯物論的基礎上來講的，有用觀念論來歪曲了民族主義的，而這觀念論的歪曲，就常常是依據着片面的事實來進行。它說民族危機是起因於民族精神的衰落，民族精神的衰落在那裏呢？這它就歸在衣服不整齊，不講清潔衛生等等的細小事實上。也不問衣服的不整齊等是由於現實生活的困難，也不管這些小事還有它們的物質的根源。總之，它抓住了這片面的事實，就說這是民族精神衰落的表徵，以為要振作民族精神，只要從這些事實下手就行了。於是乎，敵人的侵略倒被它放過，卻把極大的力量用到整齊衣服之類的小事情

上來。

只注意片面的事實，而不注意事實的全體時，還有陷入「公式主義」的危險。它把社會科學當做死的公式，把能够適合這公式的事實嵌在公式裏，而忘卻了更具體更重要的東西。在目前聯合戰線的呼聲很高的時候，有一部分人卻出來反對，而反對的方法就是利用公式主義。他們說：社會科學告訴我們，一切歷史都是階級鬭爭的歷史，階級的利害是不能調和的，因此，聯合戰線是根本不能建立，因為要聯合就必須調和。他們又說：勞苦大眾所關心的只是經濟問題，勞苦大眾的真正解放是經濟的解放，聯合戰線的目的只在民族解放，這與勞苦大眾的利益有衝突，所以是**要不得的。**

這就是公式主義，在一般「左傾幼稚病」者中間特別普遍，它的錯誤是在於不懂得：階級衝突雖然是社會科學上指明過的，但真理所要求的不是單是這一個公式，它還要注意：這衝突的表現，在各種具體的歷史情勢之下就有各種不同的具體表現。當最大的敵人臨到前面來的時候，本來敵對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階級，爲了對付這敵人，是可能在戰略上攜手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例如法國革命）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當時共同稱爲第三身分），以及俄國革命時代資產階級和工農大眾的聯合戰線，都是最有名的事。在中國這新的民族危機前面，在一個企圖整個滅亡我們的大敵前面，全國各黨派各階層的聯合不是很可能而且很必要的事實麼？至於說，勞苦大眾所關心的是經濟解放，這也不錯的，但這也只是事

實的一面。中國目前的經濟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密切的聯繫，並且還可以說，目前的情勢是：不求得民族的解放，經濟的解放也全不可能，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而且這半殖民是部分地漸漸向着全殖民地轉化了。民族的侵略，是怎樣摧殘着全國民的經濟生命，這也漸漸地被全國人看清楚了。因此，勞苦大眾雖然很關心經濟的解放，然而他們也漸漸明白，經濟的解放在目前是要以民族解放為前提的。

現在再談另一種反唯物論的傾向：只抓着事實的表面，而忘卻了事實的本質和核心，就常常陷入空洞的例證主義，把表面上類似而在根本上不相同的事件作為說明中國民族問題的例證。例證主義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誰都知道的丁文江的「退到堪察加去」的言論。俄國革命後，在內戰時期受

到了德國人的壓迫，當時的俄國革命者曾主張要對敵人退讓，即使是退到最偏僻的堪察加也好，只要能保全革命實力，是不妨事的。中國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這在表面上好像是和俄國當時的情形類似的，丁文江看見這類似點，而忘卻了俄國當時的環境和中國目前情形的根本不同，（當時的德國並不企圖全滅俄國，也沒有這種能力，而現在的中國則根本沒有堪察加可退，除了抵抗沒有生路。）於是說：我們也要照俄國的例子，準備退到堪察加去。這就是例證主義的害處，這例證在俄國當時是爲了革命的利益，而用到中國來卻是替不抵抗主義者說話，替侵略者幫忙了。

用阿比西尼亞的戰敗，來說明中國的不能抵抗，也是只注意表面的類似而不顧本質的不同的例證主義之一例。中國和阿比西尼亞同是今日被侵

略者，同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而有着殖民地化的危險，但不論從領土的大小，從民衆的政治水準，從兵士的戰鬥經驗說來，中國都和阿比西尼亞有不同的地方，都表現中國比阿比西尼亞具備着更有優勢的條件，更有戰勝敵人的可能性。不能因為阿比西尼亞的戰敗，就說中國不能抵抗。何況意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現在還只是限於幾個大城市，大半的地方，意大利還沒有方法真正的征服呢。

這樣，在唯物論的方法論上，不能單單依據事實來研究問題就算滿足的，還要抓着事實的全面，抓着事實的核心。否則就會陷入「左」的公式主義和右的（退讓的）例證主義的危險。

（三）機械唯物論的偏向

不能抓着事物的全面和不能抓着事實的核心，結果不但全陷入像上面所說的觀念的錯誤，即公式主義和例證主義，並且還會陷入機械唯物論的錯誤。

譬如，談到對敵人宣戰的時候，我們自然得估量這抗戰是否能夠獲得勝利。我們憑什麼來估量呢？只知道抓着片面事實的一部分人，就拿武器來做估量的標準。他們把中國軍隊所有着的武器和敵人的武器對比一下。於是伸出了舌頭，說：「打不得，打不得，我們和敵人抗戰是一定失敗的。他們有那麼多的飛機、軍艦和坦克車，我們有的什麼？敵人的武器的實力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我們，我們的抗戰只有送死！」他們想單單憑着武器的優劣來決定戰爭的勝負，因此有人把他們稱做唯武器論。

武器優良的軍隊，在戰爭上佔有很大的便宜，這是不能否認的；我們不能完全忽視武器的作用。我們甚至於可以說，武器是戰爭的物質基礎。唯物論不能忽視任何物質的基礎，唯物論決不會主張赤手空拳可以抵禦鎗砲，更不會像前清義和團一樣，想用符咒魔法來戰勝敵人。在唯物論的方法論上來了解中國民衆抗敵的問題時，一點也不能忽視民衆的武裝。這樣，唯物論是重視武器的。然而，重視武器，並不就等於把武器神聖化，並不等於要把武器看做唯一的決定勝負的力量。誰都明白，武器是握在戰鬪者手中的武器，經過戰鬪者的應用，武器才會發揮力量，戰鬪者如果不善於應用這武器，甚至於表現厭戰的時候，即使有優良的武器，也是沒有作用的。這樣，當我們把敵人和我們的戰鬪力量加以對比的時候，不能單單用

武器做標準而忘卻了戰鬥者（如兵士等）本身的鬪爭情緒和戰鬥經驗（如應用武器的經驗）。武器是戰鬥力的物質基礎，然而也只是基礎，它的作用並不能超出基礎之外。它在戰爭中，只是許多方面中的一面，要決定戰爭的勝負，就得要把許多方面連繫起來考慮，單單抓着武器的一面，是很不夠的。

一二八戰爭是我們舉不厭的例子，爲什麼這戰爭能夠給敵人不小的打擊？是不是我們的武器精良？不是！敵人在兇猛地侵略中國的當前，爲什麼對於他們侵略範圍之下的北京天津市民的大示威運動竟一點也不加以觸犯？是不是市民的武器比軍隊更優？不是！爲什麼敵人總想不費一兵一彈之力來滅亡中國，不願意以正式的宣戰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是不是因爲怕

我們的武器優良，更不是！敵人怕什麼？怕的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不利。因為每一種戰爭至少都包括着這三方面的意義：一、武器在前綫上和敵人接觸，二、經濟在後方作接濟的後盾，三、民衆的政治要求支持着兵士的戰爭勇氣。單有武器，經濟的來源斷絕，是不能持久的，單有武器和經濟，在政治上得不到廣大民衆的擁護，軍隊的銳氣也會保持不住。我們的民族敵人，在經濟上是處在第三期的總危機中，在政治上也正走到了沒落的階段，財政的困難和民衆的不滿，已經弄得它本身焦頭爛額。在現狀之下，如果和中國民衆直接發生戰爭，敵人是沒有把握能保證自己的經濟來源不枯絕和民衆兵士不叛變的，這樣一來，雖有堅強的武器，也是沒有用了。而在中國方面，民族的危機逼着廣大的民衆自動地要求抗戰，大多數的人

都能够抱着必死的决心抵抗敌人，因此，就是在高度武器的壓迫之下，也能發揮強大的戰鬪力量。這就是爲什麼一二八戰爭能够打擊敌人，爲什麼敌人不敢輕易觸犯民衆運動，爲什麼敌人總想用不費一兵一彈之力的陰謀來滅亡中國的原因。

唯武器論者不了解政治經濟的方面和武器方面的聯繫，片面地誇大了武器的作用，因此他們不了解中國如果抗戰，爲什麼會必勝。他們把戰爭的物質基礎的一面孤立化了，所以是機械的唯物論。

另一種機械唯物論是只看見事實的表面，看不見事實的本質而產生的。葉青的外燦論，就是一個好例。所謂外燦論，就是主張中國社會的發展完全是外來的原因決定的，完全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的，中國社會的

發展，本身沒有內在的規律性，「中國社會的發展是不合規律的」（葉青語）。外燦論是把外力特別誇大，抹殺了辯證法的最高法則：即內在的推動力。於是乎中國的一切變化，在外燦論者的眼中，就成爲全由外力造成的了。於是乎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照外燦論的理論推論下去時，就全然沒有自身的規律，仍然要受外力的左右了。於是我們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也就不能對將來的發展作任何的預測了。因爲我們要預測任何事物，必須這事物的變化有一定的規律。沒有規律的變化，是沒有預測的可能。不能預測，當然也就不能有確信，這就是說，依照外燦論的理論來說，我們對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途，是不能相信其必勝的。

外燦論是不是依據事實呢？是的！葉青曾反覆聲明唯物論者在研究上

必須依據事實。而他的外燬論也依據着一定的事實。即：中國社會最近百多年來的激烈變化，都是因着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而成。這事實是很明白的，我們當然也不能否認。然而單單這樣的事實的承認，並不能幫助我們抓着中國近百年來的發展的本質。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可以引起種種的結果，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美洲印第安人所引起的結果是使他們滅種，對於印度安南是使他們成爲完全殖民地，對於日本是使他們成爲同樣的一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卻形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這種種的結果，是爲什麼造成的呢？顯然不是單單用帝國主義的侵略可以說明的。石頭打在水上會起波紋，打在牆上卻不會起，同一個石頭打上去所引起的不同的結果，決不是單單用外力的石頭可以說明，這原因，還是在水和牆的本身的性質

不同的緣故。同樣，單單帝國主義的侵略，會引起不同的結果，這本質的原因，也是在被侵略國本身的社會組織裏存在着的。因此，中國社會最近百年來的發展，一方面固然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所造成，然而這發展的過程，仍是有它本身的規律性，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民衆抗爭運動的前途，都有一定的規律性可以把握。把握着這規律性的辯證法唯物論者，是可以預測將來中國社會的歸趨，可以確信將來勝利的前途的。

注意事實，固然很要緊，但外爍論只注重表面的事實，而不把握事實的本質，帝國主義引起中國社會的變化，這是明顯的事實，但單單這一點就成爲表面的事實。注意表面的事實而忘卻了中國社會本身的內在規律性，注重外因而輕視了內因，這是機械唯物論的錯誤。

第三章 唯物辯證法和民族解放運動

(一) 對立統一法則和聯合戰綫

聯合戰綫是目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上所提出來的新的口號，在這口號之下所形成的民族統一抗敵運動，可以說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最高形態。這種態是目標最單純而內容最複雜，性質最容易明白而應用又最困難的形態。接受聯合戰綫的口號是最容易的，因為人人都感覺到這種必要，然而要充分理解這個口號，卻不是容易的事。因為這口號是要利害不相同主張有差異的各黨派各階層聯合在一條戰綫上，這各黨派各階層中間的矛盾是很多的，怎樣能夠把這極其矛盾的許多東西統一在一起呢？

這使我們不能不首先提起對立統一的法則來。

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這法則告訴我們的一切事物的內部都有矛盾，也就是說，一切事物都是一個對立的統一。事物內部的矛盾，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本動力。有了這原動力，事物就能夠自己運動變化，而這運動變化不是依靠外力。外力的影響是有的，但這影響是要通過內部的矛盾才能夠發生作用。矛盾是內因，是決定的要素。唯物辯證法把內因看做第一義的原因，注重外因而忽視內因的是機械論。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

我們不能否認聯合戰線是一個包含着許多矛盾的聯合，我們更要承認，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還是形成聯合戰線和發展聯合戰線的動力。

但要充分地了解這個命題，我們得要先把矛盾統一律和詭辯法分開。

矛盾統一律之所以爲矛盾統一律，是因爲同時看見矛盾而同時又注意到它的統一。這兩方面是要聯繫地來把握的。詭辯法的特徵，就在於在最初雖然承認兩方面的聯繫，而結果卻抓着了另一方面，拋棄了另一面。譬如這裏有一個朋友，他的思想和大體上的行動都很前進，然而在生活上，有時不免也有點享樂的傾向，這就是說，他的生活裏有的東西和他的思想是矛盾的。思想是在勞苦大眾方面，而生活卻常常有少爺小姐的傾向。在唯物辯證法上，對於這樣的人，我們不能否認他的矛盾，但同時，當他的不好的傾向還只是偶然的傾向，並沒有走到反動的方面去的時候，我們仍不能否認他是一個前進的朋友。但詭辯論者卻不同，他說：「這位朋友是矛

盾的統一。他又前進而同時又有不好的傾向。但前進者是不應該有壞傾向的，他有了這些不好的傾向，所以他不是前進者。」這是很明白的詭辯；他先承認了這朋友的矛盾的兩方面，轉一個灣卻單把壞的一方面誇大而全然丟了好的方面。

在聯合戰線的理解上，我們也常常看見這種詭辯論，把矛盾和統一的方面抓定了，而全然抹殺了另一方面；這也有兩種：有的人是看重矛盾，而忘卻了統一的可能性，有的人只看見統一，而忽視了矛盾。

第一種的詭辯論常常成爲左傾幼稚病的理論根據，在聯合戰線的結成上，這種詭辯論有很大的破壞作用，成爲最大的危險。在這種詭辯論者的

眼中，各階層各黨派的矛盾是根本沒有統一的可能的，即使勉強統一，也有分裂的危險。他們以為，較上層的階層裏的人始終要壓迫和剝削下層的人，下層的人也始終要對上層爭取經濟的解放。聯合戰線只有上層欺騙下層，把社會經濟上的爭執緩和起來的作用，決沒有忠實的為民族解放的結合。如果一定要真正的聯合戰線，就必得要先讓下層起來，把上層的階層壓倒下去，才談得上的。

又有人用同樣的意味說：聯合戰線的目的是要抗敵救國。而所謂「國家」，不過是上層階層壓迫下層的工具，這樣的國家，只有上層的人，才要去救，下層的人是用不着愛它的，所以這樣的聯合戰線也沒有意義。

這樣的理論，在所謂取消主義者中間叫得很利害。它的錯誤在那裏

呢？像前面所說的一樣，它只看見矛盾，卻看不見統一，爲什麼它看不見統一。這是因爲它立足在死的公式主義上的緣故。所謂死的公式主義，就是把矛盾的統一看做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而不知道在承認一切皆變的辯證法上，矛盾的統一本身也因着具備的條件不斷地運動轉變。在這運動轉變中，聯合戰線就有着它的可能和必要。兩個階層的矛盾，當兩個階層存在的時候，是不會消滅的，但在某種的具體條件之下，譬如，當兩者同時遇到一個最大的敵人的時候，爲着對付這共同的大敵，爲着不聯合就有全然被敵人消滅的危險，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它們就可能而且必須聯合成一條戰線。聯合戰線的成立，在世界的革命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事。法國革命時資產階級和工農大眾的聯合，俄國革命時工農和資產階級的聯合，都是

很好的例子。中國的民族抗敵聯合戰線，性質自然和法國俄國革命時的情形不同，聯合的範圍也特別廣大，它是除了少數漢奸以外的一切黨派和階層的民族的聯合，它對付的是一個民族敵人，而不是單單階級的敵人。這一個聯合戰線如果不能結成，如果中國民族不能用聯合戰線的全力去對付瘋狂似的敵人，整個的民族就有淪亡的危險。因為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前面，一切階層如果要想真正圖存，就只有抗爭。各階層自己的真正利益，都和民族利益分不開。所以，如果像取消主義者那樣，以為勞苦大眾只知道自己的利益，用不着救國，那完全是抹煞了現階段的危機，抹煞了目前的具體條件，用死的公式主義來破壞聯合戰線，同時也是幫助敵人進攻的陰謀。

另一種看重矛盾而抹煞統一的理論，是從內戰狂的人們的口中唱出來的，他們的見解是，在內部矛盾存在的時候，就說不上統一的抗敵，統一是要在矛盾消滅之後。因此要先肅清國內的各種派別，然後再來對外。現在還有矛盾，所以對敵人只好忍讓和平，而對自己人卻要毫不寬容。這一種論調，是抹煞了這樣的情勢，即在目前，中國內部的最大矛盾只有漢奸和愛國民衆的矛盾，所以，在抗×反漢奸的旗幟之下，矛盾較小的各黨派各派是可以聯合起來的。這也就是說，在目前，只有在抗敵反漢奸之下才有統一，除了抗敵反漢奸之外，一切的國內戰爭，都只是把不重要的較小的矛盾加強了，不但沒有促成統一的一天（因為國內各實力派是誰都不能把誰很快地打倒的），反而破壞了統一，給敵人以從中取利的機會。

現在總括一句：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內部矛盾，是多方面的，各黨各派的衝突也很複雜。但各種矛盾的相互關係是常常變化，矛盾的激化和統一的形式，是隨着每一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具體條件而有不同。當各種矛盾中的某一個在民族運動上成爲最主要的危險時；其餘的各種矛盾就可以比較緩和下來，形成一個聯合來對付這主要的矛盾。在前清末年，滿族的封建統治是全民族的最大的危害，國內的各種勢力就聯合起來推翻了滿清政府。大戰後的帝國主義新攻勢曾借北洋軍閥的手來破壞中國民族的利益，民族資產階級和工農大衆聯合的國民革命就起來打倒北洋軍閥。但這一聯合戰線，因了資產階級的叛變而失敗了。民族危機又漸漸加深，現在是臨到了一個東方的帝國主義和漢奸串通了來獨吞中國，想使中國由半殖民地

淪爲全殖民地。於是，爲要挽救全民族的淪亡，全國不願做漢奸和亡國奴的人就要聯合起來，在最大的矛盾之前，緩和了相互間較小的矛盾而共同抗戰。

現在再略談一下第二種詭辯論：只注意統一而抹煞了矛盾。這種詭辯論的最惡劣者，是盲目的服從論，他們說，好吧，全國各黨各派既要聯合，那麼，把你們的一切意見完全丟開，走到我的傘底下來。「精誠團結，」誠心誠意地閉着眼睛跟我走，一切交把我，這才是聯合和統一。這樣的論調，是不值一駁的，這是封建主義的復歸，這意味着說：即使我帶着你們走到賣國或滅亡的道路上去，你們也得跟着我，這意味着說：

我要你們死，你們就得去死。這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教條的復活。這不只是忘卻矛盾，抹殺矛盾，而是壓殺矛盾。

在比較良好的意義上，這種詭辯論至少也會把人引到英雄崇拜主義上去。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建立抗敵聯合戰線，某人現在舉起抗日旗幟來了，因此我們要擁護他，無條件去追隨他。」這有什麼錯誤呢？擁護一個抗敵將軍，不是應該的嗎？不錯，應該的。然而這是不夠的。我們對於抗敵將軍，不僅僅要擁護，並且要督促。因為，一個抗敵將軍並不是生就的一個民族英雄，他可以是軍閥出身，他的身上可以遺留着軍閥的劣根性，他的抗敵行爲，可以不澈底，而只是在軍閥可能的限度內去做。這是抗敵將軍自身的矛盾，也是抗敵將軍和我們民衆的要求的矛盾。我們民衆所要

求，將軍不一定願意做到。這樣的矛盾，在我們民衆和將軍們建立聯合戰線的時候，是一點也不能忘記的。不但不能忘記，而且爲了聯合戰線的目的的貫徹起見，還得要着重地注意這矛盾，不斷地設法克服這矛盾，也就是不斷地要在聯合戰線的內部和將軍們的不澈底的傾向鬭爭，糾正他，督促他。在這樣的意味上，聯合戰線的本身也是一個鬭爭的過程。如果我們不能在戰鬭中來建立這聯合戰線，如果我們對於抗敵英雄僅只知道擁護和崇拜，那結果也許得走到最壞的一途，而與盲目服從的所謂統一沒有分別。這不但毀損了自己的聯合戰線，而且也毀損了抗敵英雄，也可以說是白糟踏了抗敵英雄。

這就是只知道聯合，而忘卻了內部矛盾的錯誤。

總之，矛盾的統一，是同時矛盾而同時統一方的把握，決不能丟了一面來單獨了解另一方面。然而，矛盾的統一並不是兩種力量的均衡，這也是要弄清楚的。因此現在我們又不能不把矛盾統一律和均衡論分開。

在均衡論上來了解聯合戰線的人，每每以爲只有勢均力敵的各派才能聯合，以爲矛盾的力量只有均衡了，才不會有誰妨害誰或誰牽制誰的可能，也就是才有統一。於是對於力量太弱的人們，就說，這是值得聯，對於力量太強的人們，又說，恐怕我們把他聯不過來，反而被他聯了過去，或者利用過去，結果是借着這不屑聯不敢聯的口實，根本把聯合戰線的運動打消。因爲在事實上，世界上是決沒有兩種具體的勢力能够恰恰相等，恰恰均衡，而不含有絲毫高低的分別的。

均衡論者的口實是在於要保證聯合戰線內部的安全，這好像也有理由的。其實他們不明白，聯合戰線內部的安全，並不在於要各成員互相勢力敵，而在於他們對共同的目標是否能夠嚴格遵守。聯合戰線的強固，不在於成員相互間誰也無法妨害誰，或牽制誰，而在於一點一滴的力量都能集中到抗敵的運動上去。因此，不屑與弱小的勢力聯合，是不對的，因為任何弱小的勢力也是一滴抗敵的力量，不敢和較大的勢力聯合也是不對的，因為較大的勢力如果能忠實聯合戰線的目標，那麼聯合戰線的力量也就會比例地增強。

均衡論在聯合戰線問題上的影響還小。在中國和帝國主義的國際關係的分析上，人們所受的影響卻非常的大。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常常看見

各處的文章上都有着「某帝國主義和某帝國主義的勢力均衡」等類的理論。這意思是說：中國之所以不亡，中國之所以還能保持半殖民地半獨立國家的面貌，還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衝突得保持均衡的緣故。這樣的理論所必然地能夠推斷出來的結論是：要救中國，不必靠民衆聯合戰線的抗爭，只須調整外交關係，把各帝國主義的衝突和糾葛好好地組織和應用起來，就可以達到目的。這樣的救亡見解，是早在李鴻章時代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就開始被中國利用着了。

「以夷制夷」政策的運用，在李鴻章時代不但沒有好處，反而增加了滿清喪權辱國的事件。「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九一八以後的中國也常常有人在想利用，想靠國聯打擊××，想靠英美趕走敵人。結果還沒運用得

好，伎倆卻早已被更聰明的敵人看穿，侵略愈更加緊，而亡國的時候竟愈更迫近了。敵人並不因為中國還有其他的帝國主義勢力而受阻止，反而使英國不能不設法和他聯合一致，來共同侵略中國。這就很足以證明帝國主義中間的關係只是矛盾的統一，而不是一種均衡，這就粉碎了均衡論的理論了。

但是，雖然均衡論早已被事實粉碎了，而目前談國際問題的人，仍沒有脫卻舊習，均衡不均衡之類的話，仍然時時掛在筆頭上，這是應該注意的，也是應該改正的。

(二) 質量互變律與民族解放運動

事物的數量的發展會引起質的變化，也必須要發生了質的變化，數量

才能夠得到更高的發展基礎。由量變到質變，由質變又獲得新的量變的基礎，這叫做質量互變律，是唯物辯證法的三個根本規律之一。

不了解質量互變律的人，也不了解在目前提出聯合戰線來的意義。很多人總以為，從九一八以來，民族敵人的侵略中國，只在侵略的深刻處（即數量上）增加，並沒有什麼質量上的改變或發展。他們以為，九一八開始了東亞帝國主義者獨吞中國殖民地化中國的企圖，一直到現在，也只是在這樣的方式上進行着，侵略的性質不變，則抗敵的行動也就不必變更。過去的民族運動，是把勞苦大眾當做唯一堅決的鬪爭力量，把勞苦大眾的經濟鬪爭作為運動的基礎。對於國防，是不把多少的力量放上去的，就是有時提出了國防的口號，主要的也只是為要在這口號之下更順利地進

行經濟的爭鬪。過去是這樣，那麼，現在不也應該是這樣嗎？侵略的性質不變，我們的鬪爭路線也不能變呀。在這樣的理由之下，他們認爲現在提出以國防或救亡爲唯一目標的聯合戰線，是沒有現實根據的。

是的，九一八是東亞帝國主義企圖使中國殖民地化的開始。一直到現在中國還是處在這被殖民地化的整個過程中。但在整個過程的發展中間，不會有質的轉變嗎？唯物辯證法的答覆是：過程的發展中間必然會有質的轉變。九一八後最初的一個期間，敵人的侵略是局部的，在侵略的步驟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計劃。敵人的軍閥的行動和政治外交家的行動常常陷於矛盾的地位。對於中國民衆的影響，也是沒有引起最普遍的抗敵要求，一部分人還對敵人的外交家存着幻想，以爲他們可以鉗制軍閥的行動。但侵略

發展到最近一年以來，情勢卻完全一變了。敵人自己也宣布從此要實行自主外交，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在侵略中已經有了很好的配合，侵略的影響遍及全國一切地方，武裝走私的無恥的行爲，破壞了全中國的國民經濟，而在軍事上又要「南北並進」。達了敵人侵略行爲的質的變化，而在這新的質裏，數量的發展獲得了更高的基礎：侵略的進行更加激了，中國的滅亡危機更緊迫了。這在中國方面的反響是，民衆的抗敵，已經不限於局部的，從前的抗敵要求，只在「失去了的土地上」來得最迫切，別的地方卻比較和平些。而在現在，幾乎可以說全國到處的很多民衆都覺悟到不抗敵即是滅亡，漸漸地知道走上抗敵陣線上的必要。而且這些所謂「民衆」，在從前只限於勞苦大衆，在現在卻連比較上層的不勞苦的民衆甚至

於受威脅的軍閥也感到抗敵的必要了。在這新的侵略形勢之下，在這新的民衆要求之下，提出新的救亡聯合戰線的要求，不是很正當的嗎？

對於學生運動的過程，也同樣需要用質量互變律來評價。不懂得質量互相變律，對於學生運動的前途就會感覺到沒有出路。譬如胡適的意見，他以爲學生運動是赤手空拳的運動，它的作用只限於對頑冥的政府來一下抗議，除此而外，沒有什麼作用。所以，他勸學生在遊行示威之後，仍然回到學校裏去安心讀書，不要再有軌外行動。

胡適的錯誤是在於不知道，學生運動的發展過程，在最初的階段，固然只是發揮一種抗議的作用，然而它的運動是不會停止在這初步的抗議行動上的。運動在發展下去，它可以走進組織民衆的階段，在這一個階段上，

大多數的學生就走到民間去，走到軍隊裏去，走到各種可以結成實際抗敵陣線的地方去。在這時，學生運動就獲得了新的質，它不單只會抗敵，而且會實際組織抗敵了；並且也只有在這新的質的基礎上，學生才會發生更大的救亡力量和影響。

以上兩種錯誤的言論，都是只知道量變，而忘卻了質變的例子。如果要叫唯物辯證法給它們分一下類時，它們是應該歸入機械唯物論的部門的。

(三) 否定之否定和民族解放運動

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否定之否定律也有很大的意義。不了解否定之否定律的人，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只看見許多事實的循

環，十幾年前有五卅的學生愛國運動，在現在又看見了學生的愛國運動，這是一個循環。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看見一個兩黨派聯合戰線的國民革命，現在又聽見有人高叫民族聯合戰線，這又是一個循環。於是他們就悲觀地說，事情老是這樣循環下去的，中國沒有希望。學生現在的愛國運動，將來仍要做，現在聯合戰線，將來還要再來，國永遠救不好，聯合戰線也總要失敗，像一九二七年的失敗一樣的。

否定之否定律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事物發展好像是常常循環的，發展常常會回復到出發點。然而，這只是在某些特徵上才能這樣說的，就根本的性質來說，歷史（不論自然、人類、或思維的歷史）決不是完全地回復到出發點，而是在更高的基礎上恢復了出發點的一些特徵。這就是說，發

展的路徑，並不是閉鎖的圓圈，而是一層比一層向上的螺旋；螺旋的每一圈，都代表一個新的規律性。唯物辯證法的創始者是這樣來說明這螺旋的發展的：譬如麥的生長，出發點是種子，種子在適當的條件之下發芽、成長，這就把種子否定了，而成爲麥，麥再生長下去，一直到成熟、結實，就產生新的種子，又把麥否定了；這就回復到出發點。但這回復了的種子，和原來的種子不是完全同一，而是獲得了更高的基礎，在數量上，比原來的種子多（不是一粒，而是幾十粒），在性質上，也不一定和原來的種子一樣。原來的種子，在唯物辯證法上稱爲肯定的階段，麥，叫做否定階段，而新的種子，就是否定之否定的階段。在否定之否定的階段，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就告一個段落，而開始了新的規律性。

在否定之否定律上來理解學生運動和聯合戰線，我們是不至於把歷史發展的過程強看作簡單循環的。作爲出發點的五四學生運動，在主要的特徵上雖然和目前的學生運動類似，卽同是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的形態，但目前的學生運動卻發展到了更高的基礎上。五四學生運動在範圍上是比較狹隘的，它本身帶着小資產階級的朦朧，沒有確定的目標、理論，沒有確定的步驟，它的影響是在工商業者方面比較大些，在最下層的勞苦大眾方面卻少得多。嚴格地說起來，這一個學生運動根本還沒有把下層勞苦大眾看做一個重要的對象。五四運動以後，一直到現在的階段，這中間，勞苦大眾有了極大的成長，民族革命的經驗和理論也在民衆中間增加和普遍化起來，以殖民地化爲目的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形勢也和從前不同了。經過

了這樣多的變化，而達到了目前新的學生運動階段，運動的內容在數量上和性質上自然都和出發點的五四運動不同了。五四學生運動的發動是表示中國民衆對大戰後帝國主義新進攻的反抗，它的成就是在於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但現在的學生運動卻是民族最後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它是要喚起全民族（尤其是以都市農村勞苦大衆爲主體）的抗爭。五四運動是要在現狀的基礎上來保障國家的利益，用發展新文化的手段想追趕上先進國家。而現在的學生運動卻要組織起民族的武裝來爭取一個新的獨立自由的國家。這樣的學生運動決不是循環，並且將來也決不會再照樣循環，因爲目前的學生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否定之否定的階段，它是這規律性的最後一個階段。現在的學生運動如果成功的話，就是打倒了民族敵人，建立起新的國家，

如果失敗的話，就是殖民地化，不能像五四以後的情形一樣，還可以再讓中國保持半殖民地的形式發展下去，這樣，以後也就不會再有一二九，一二一六相同的學生運動時代來了。

談到聯合戰線的問題，也是一樣，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聯合戰線，在數量上只是兩個黨派的聯合，在對象上，它的直接目標是北洋軍閥，在領導權方面說來，是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勞苦大眾雖然已經是主要的角色，但他們的團結才是在剛開始的階段。現在的聯合戰線是要團結各黨各派，在數量上是很廣汎的，在對象上，它的主要目標是要對東亞帝國主義的侵略給以武力的打擊，在成分上，勞苦大眾是最勇敢最堅決的先鋒隊。這樣的聯合戰線，自然不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單純的復歸。要說這樣

的聯合戰線也會遭遇一九二七年時同樣的失敗，那當然是沒有理由的。

(四) 結語

忽忽地把這一本小冊子寫完，內容當然是不能達到充分的地步的，但在這裏的企圖，只是要給民族解放運動和哲學的關係問題作一個研究的開端。所以只把大體上最重要的問題說一說就完了。

把握唯物辯證法哲學的立場上來看民族解放運動，對於運動的認識和開展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中國目前的解放運動，也提供了無限的新的歷史材料，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可以使新哲學的理論也得到更多的新內容，使它更豐富，更具體化，這對於哲學本身的發展也是很大的幫助。我們不要以為用新哲學來了解中國目前的解放運動只是邏輯公式的應用，

我們要知道新哲學是解放運動實踐的指針，同時解放運動也推進了新哲學。在這本小冊子裏雖然只論到幾個最一般的原則和定律，但如果讀者細心地讀一讀，就可以知道這裏也有許多新的東西，這新的東西並不是研究哲學的人「創立」出來的，而只是現實歷史自身提供給我們的。

唯物辯證法的法則不單只是這三個根本規律。此外還有許多更具體的規律，如「本質和現象」、「形式和內容」、「可能性和現實性」之類。在這些更具體的規律上來理解民族解放運動的問題，當然也是必要的，而且不論對哲學和對解放運動都是很有益的。爲了這本小冊子的篇幅關係和作者的時間關係，都只能暫時不談。這一點是特別要提起注意，並且要請讀者原諒的。但我覺得，新哲學並不是個人的事業，而是大眾的事業，每一

讀者，在他的實踐中，都有可能發見一些新的東西，都可以對新哲學有廣貢獻，讀者諸君自己也應該有自動的研究。我希望這本小冊子能夠作為讀者諸君自動研究的例子，讓他們照着這個例子，也把他們在解放運動的實踐當中所遇到的種種問題用新哲學各種法則來加以研究。我在這裏還可以介紹一本我自己翻譯的「新哲學大綱」，這本書對於要充分了解新哲學的人，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我希望同道的朋友能夠有比較的好成績，我自己也要盡可能地準備將提供一些更詳細，更加深的貢獻。



編主尊東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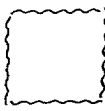
書叢化文衆大

種四十二第輯一第

學哲與放解族民

分五角一售實冊每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奇 思 艾 著
局 書 新 北 處 售 經 總
店 書 活 生
局 書 明 黎

版初月八年五十二國民

